

## 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二編 卷三

綠綺 高郵李生，風雅罕匹。年二十琴瑟猶虛，竊自矢，非誇光之美，弗與問名。有知其志者，感勸曰：「佳人未必真有，若何遲好合而待毛、施？恐鏡台未下，潘鬢將星，九十春光不亦大半虛擲乎？」生笑而不答，終夷然不厲與雞鷩偶。如是者數年，迄無所得，而堅持如故。一日清明，親往掃墓。祭畢，歸路遇亡僕忠，蓋其童時已歿者，猶彷彿記憶之。恍惚中且忘其死，遂呼曰：「若承夫人命來迎我耶？家中亦無事事，何太匆忙？」李時惟母在堂，父已早卒，故云然。忠曰：「老主人欲見公子，非主母也。」李甚驚愕，重以父命，徑隨之往。同至一巨宅，閤閤高大，甲第連互。生欲入，忠止之曰：「主人甚怒公子，將施撲責，此地無人可解。若得新姨一緩頰，庶幾能回雷霆。待忠人懇之，公子始可進見。」生茫然罔知所措，惟詢曰：「新姨何人？」對曰：「主人新納之妾也。」乃入內。良久方出，告生曰：「新姨諾矣！見即為公子解之。」遂導之入門。生知父怒，心頗忐忑不定，趨起而前。屋宇美好，絕類公侯巨家。有一堂，額曰「鶴樓」，闐其無人，而輪奐之華，倍極壯麗。有頃，其父出，從者只二三小鬟。父衣冠無異生時，呼而進之曰：「若來前。汝為人後，不以嗣續為念，而惟佳麗是求，是誠何心！」言已就坐，盛氣相向。生伏地，屏息不敢仰視。父將命忠行杖，生甫頓首曰：「兒不肖，誠負父恩，但思室家為人生重事，脫非所願而曲就之，實同附骨之疽。望大人寬其罪，使得遂其私，則罔極之恩，益同天地矣。」語竟，崩角至流血。父愈怒，呼杖愈急。忽屏後一麗人，妝飾甚盛，含笑而出，謂生曰：「適聆公子之論，亦年少恒情，公勿過於苛責。如果伉儷未偕，妾家娣姪頗有佳者，請即執伐，不亦香梓願俱遂乎？」生父怒猶未解，忠又從旁慫恿之。乃曰：「任若為之，予終不樂有是子。」拂衣徑入。忠引生拜謁麗人，如庶母禮。即命坐，且語婢曰：「速召諸妮子來，請公子自擇。若可，予即力任之。」婢去未移時，俄聞香風拂拂，發於庭側。有好女子十餘人，或衣鮫綃，或披翠縷，淡妝豔服，紛香盈階。年皆十六七，容色殊尤，端肅斂帛，向麗人而拜。麗人歷指其名，俾生遴選。生已五色眩目，罔知適從。至一垂髫兒，年齒尤卑，獨著煙縠之衣，容光照映左右。麗人顧之謂生曰：「此綠綺，予之猶女也，公子以為可否？」生熟視之，綠綺含羞舉袂，態更動人。生即首肯者再。麗人目忠大笑曰：「公子巨眼，故不差。」遂謫諸女使退，惟留綠綺使伴生坐，曰：「汝今為吾家新婦矣！善主中饋，無貽厥父母羞。」綠綺慚赧，若無以自容，而數以橫波矚生，意似許可。麗人即起，趨入報生父。有頃，復出曰：「癡阿翁怒故未息也。」遽命忠治青廬，又出新衣一笥，俾生與綠綺俱更其故衣者。周匝鎮密，無異慈烏，生亦心竊感之。將夕，堂中皆燃巨燭，生父始出受禮。謂生曰：「此皆婢子好事，老夫頗不耐此。」已而交拜成禮，送入庭後一華屋，供具豐美，錦繡燦陳，均皆麗人之賜。生促綠綺就枕，代為解衣。鶯雛燕乳，不禁啼紅。歡畢，生始展問裡族。答曰：「妾與姑皆胡姓，父母遠任劍南，妾姊妹賴姑以生，故婚媾一唯其命，父母不必與聞也。」平明將起，早有小婢來窗下相喚。生與綠綺盥濯訖，綠綺易髻而髻，往謁舅姑，生亦入省見。父與麗人方共坐，謂之曰：「兒已有婦，宜遄歸，恐若母倚閭斷腸矣。」生不忍別父，長跽涕泣不願行。父始笑曰：「癡兒子！此豈汝久居之所耶？」生乃悟。父出白金二笏，與之曰：「將去奉母瞻養，多與恐不勝任也。」麗人亦囑綠綺，善事乃姑，勿倚癡嬌如在我處。亦贈簪珥一篋，衣襦數十事，亟遣之歸。生與綠綺皆泣不能出聲，父與麗人亦有慘色。無何，忠入勸駕曰：「車馬已具，少主夫婦可行矣！」父乃變色，叱生曰：「畜產戀父，竟不念而母耶？」生不得已，始泣拜請行。麗人親送之出門，果有僕馬相俟。綠綺坐油壁小車，生亦乘小驪駒。夫婦行半里許，回首顧視，猶見宅第宛然，麗人與忠倚門遙望，若揮涕目送者。既遠，遂不及見。歸其家，母果思甚甚苦。生偕綠綺入，登堂拜見，母乃大驚。詢所自來，生具以告，母恍然曰：「嘻！新婦之姑，殆狐也。汝父中年讀書外室，夜輒有美女來相伴。詰其姓氏，俯而不答，與談古今詩文，其應如響。兩情眷眷，漸及於私。女辭曰：『使君自有婦，妾不忍已雙而令人只也。必欲相歡，請俟一紀之後。』遂去不復來。及汝父易簣之時，忽謂予曰：『若人來相迎，我死得所矣。』予問：『伊是誰？』答曰：『十年前燈下共話者也。』言訖遂歿。時兒尚幼，故不以告汝。今以斯言斷之，當是此耳。」生亦述其願復之厚，母曰：「渠以吾子為子，吾即以渠姪為姪，報稱庶幾不爽。」遂撫綠綺如己出。綠綺亦婉婉，善悅母心。同人聞李一朝有偶，咸竊笑曰：「李子果饑不擇食矣！」聞之微嘔，乃張筵設飲，遍召諸友，妝妻使出拜之。一座盡怡，謂非塵世所宜有，由是群喙遂息。明年即舉一子，頭角非常。生郊行又復遇忠於途，拜而言曰：「主人聞公子弄璋，不勝欣慰。新姨亦令傳語，此子穎異，必能光大門閭，宜好撫之。」語畢遂失所在，生為詫歎良久。今其子年僅八齡，即通毛詩、左傳。對客酬答，無失序，人皆望而卜其為他年之偉器也。

外史氏曰：甚矣，父母之劬勞靡盡也。冥漠之中，猶念及其子之塊然，況生居堂上者乎。乃父有狐妾，厥子亦有狐妻，李與狐殆世為秦晉者矣。而非狐之賢淑，其父既長負向平之債，子亦終乏范蠡之緣，其不為良朋之笑柄也，幾希！

### 癡狐

癡狐者，同郡吳公之寵妾也。性憨而善媚，故號之以此，非實狐也。公諱晚，戊辰進士，以罔卿致仕。年僅六旬，頗以聲色自娛，而極意搜羅，終鮮尤物，心不免歉然。一日暮春，游於郊外，獨攜二小奚，親賁子姓，咸莫之俱，意蓋有所冀也。行及負郭，桃英將落，菜花漸開，公因口占曰：「結子桃花顏色失，沿畦蔬菜蕊空香。可憐一樣閒風月，難向枝頭見海棠。」吟訖，四望悵然。忽聞籬落間有嘻笑聲，且恒探半身以相望。公視之，花不厲妝，柳不勝衣，一妙齡絕色人也。公大悅，偽言口渴，遣小奚巧茶，兼詰其姓氏。小奚將公命，籬邊人笑曰：「個老子口無停聲，宜其渴也。雖然，予家亦無閒爐灶，烹茗若以待子不時之需。」小奚又以姓氏叩之，答曰：「予不復記憶，我父母容或知之。」即呼曰：「阿母！我家亦如人有姓耶？渠來問我，我則無由知。」公不禁大噓，童亦粲然。有頃，見一媪出，荆布修潔，蓋其母也。問客何來，且曰：「癡兒固無足與語者，幸勿見哂。」公因致揖，親叩其裡族，則王姓，夫故農業，室甚貧。見者乃其少女，年十七，即癡狐也。公知其可餌，絮語移時，乞茗一甌而飲之。復自白曰：「予郡中吳太僕也，與若夫為桑梓。不忍坐視若貧，異日可令渠詣我，當少為資助，毋憎薄。」語已，稱謝而行。女猶在籬畔自言曰：「東家小二姑誑予鬥草，那得竟弗來？」無何怒曰：「人各有目，而獨孜孜視予，又臨去幾回頭，白髮將不剩矣。」母呵之乃止。公歸語閨人，有王某至，當亟為之通。翌日果來，公厚款之，出十金以贈。且囑曰：「倘有不給，亟來商，勿以造門為嫌。」王欣然返。公家人舉莫知公意。由是不時周恤，十旬以五六十金。王小康，舉家靡不感戴。公乃遣冰，王夫婦始悟公捐惠之意，既慕其利，兼懷其德，遂許之。鄉里或為女不平，女獨漠不為意。及婚，公以五百金為女父母壽，始迎女歸。其父母流涕送之，女之癡態如故，謂其母曰：「胡不隨予嫁去，吃著不盡矣。」母大悲，唾其面。比至公家，引謁夫人，並晤其同列，靡不笑其癡，遂不復與之較禮。至夜，公入其室，女絕不差澀，直前捋其髻曰：「此物更蒼於阿父，恍惚汝兄而渠弟矣。」左右皆竊笑。須叟闔扉，公與之解衣，亦不之拒，惟至袒服，遽以手格之曰：「予生平未嘗去此，豈至汝家，反令予裸體度日乎？」公笑而諭之曰：「汝既嫁，則此衣宜去矣！」女終不從，公強之，乃呱呱大啼，呼其父母不置。公不忍以力，竟擁之和衣就枕，俟其寐，而後去之。甫能成歡，女又嬌啼大作。幸其性柔順，公復以甘言誘之，始得竣事，然已流丹泮席矣。詰朝同起，女妝成，出見賀客，皆驚歎其豔。女則時時私語同輩，告以夜來情狀，並述所苦，鮮有不捧腹者。數日後，漸入佳境，又津津樂道之，聞者又不免生妒心，女亦不覺。公知其癡，故聽其言，不之禁。女則事公益謹，且媚甚。公豐於髻，晨起多見擾亂，女蓄盂水於枕畔，以香口溫而梳理之。公儉於肌，重裯猶憎堅硬。女鋪新絮於榻上，以柔肌轉而暱就之。公飲，則茗必親嘗；公食，則肉皆經箸；公坐，則以掌撫其席；公行，則以腕持其腋；公喜則無戚戚之容，公怒愈有藹藹之色；公是以愛若性命焉。女養手甲最長。一夕，衾內誤傷公，公不忍言。憤恨不寐，挑燈獨起，盡剪之，公止之亦弗聽。公誤唾其衣，此衣遂不更。公問之，慘然不答。公知其意，乃歎曰：「汝非全無心肝者，誰謂而癡也？」因贈以詩曰：「抱璞誰知美玉盛，人前故作太憨生。只因一語留情後，始信聰明盡遜卿。」由是益暱之。同列罔不妒，唯夫人獨憐之，每曰：「汝曹誰無枕席情，可能學渠髮貼老翁耶？」然女竟以此得癡狐名，蓋亦出於憎者

之口。獨是女寵雖專房，無所不用其媚，惟至床第之事，則不少曲徇。公欲與之狎，輒辭曰：「少者固樂此，老者將何以堪？豈可以予少，而不念公之老？」其言益不癡，公愈賢之。因而百夕之中，僅得以遂，而不以為歎，公得以頤養。公年七旬，屆誕辰，戚族畢賀，家人亦無不稱觴。女不知慶，獨茹素彌月，曰：「願公再延一紀，無敢奢望。」未幾，公病。女奉湯藥，衣帶未之離身。公病益劇，竟不起，女忽辭公欲行。疑其有異志，詢以焉往，答曰：「願先公行，為公驅狐狸於地下。」言已，頓僕於地，七孔殷然，則已飲鳩半日矣。公太息許時，復大笑曰：「若不負我，我何悲為？」亟呼諸郎君至，遺命以女屍合葬，瞬息亦卒。諸郎君克成父志，不敢有違。迄今詢吳氏之塋，必曰「癡狐墓」，女之名與公皆不朽。

外史氏曰：狐而媚則有之，媚而癡吾未見也。媚而癡，則必不癡；癡而媚，則極其媚。古今來愚忠愚孝，人未必不以為癡，媚亦何獨不然？苟從肝鬲中流出，而惟恐不適其意，不悅其心，是即癡矣。況正色以聞之，捐軀以殉之，豈止媚者能之乎？但以人而被以狐之名，人則不堪。以如是之人，而加以狐之號，狐亦與有榮施矣。狐乎！狐乎！爾亦能蚩蚩如是乎？

隨園老人曰：吳太僕立朝所行者，猶在人意中。今其如夫人，迴出入意表，孰謂巾幗中竟無人榮及夫子？

燈下美人

瓊州餘舜章，少時讀書於某寺。每當風清月白之頃，輒有良夜如何之慨，蓋僅約而未婚也。一夕，篝燈展卷，方將肄習，忽燭光閃閃如人，意為寺僧。視之，無所見，良久復然。餘心疑，掩卷伺之。又許時，其狀若煙而慘淡，條有條無，莫能摹擬。餘素以膽力自雄，審知為鬼物，益伺之。久之，較前益真，但具體而微。又久之，甫露半面。至夜分，全形現矣。餘亟視之，綠鬢翹然，紅姿綽約，美人也。餘即起揖而進之曰：「鬼乎？仙乎？何示人以詭異如此？餘狂生餘舜章是也。如不棄，當剪此短燭，少賜晤言。」美人微笑曰：「何遽唐突至此？予實鬼也！知君有渴疾，敬為相如，來獻良方。豈以陰濁之質，而更冒自媒之恥哉！」餘聞言，以其貞鬼，改容詢之。美人曰：「妾生前少有薄德，上帝鑒之，命掌祿籍。近來因月老耄荒，所配多失閨人意，敕妾贊襄其事。於是赤繩所繫，鮮有朱淑真、李易安之事矣！」餘驚曰：「若然，則卿固氤氳使之流亞也。豈予亦有韋固之緣，煩子預告耶？」美人曰：「非也。老人口盃，幾傷人伉儷情，妾不忍為。但妾往來雲路，竊見郎君對月臨風，時有不豫之色，蓋緣洞房有待，雖庶士不免標梅之歎耳。妾有良策，故來敬陳於郎君」。餘聞之，色甚喜，因折節求之。美人出一硃符曰：「援琴之挑，良非君子所宜，妾亦不敢於導引。然郎君之婦，非始生三歲者，未嘗不可以相邀。欲速則速之，早爾數年，婚嫁固不妨也。」餘又細詢其說，美人笑曰：「郎君勿絮絮，第置此於枕函，若所聘者，即至矣。」徑置符於床頭，倏忽如煙而逝。餘正無聊賴，姑試之。甫就枕衾，即夢其父母為卜吉期，遣使親迎。俄而彩輿至門，牽紅入室，而嘉禮告成。比視新婦，貌甚麗而酷似美人，欣幸之餘，亦不以介意。歡然同夢，樂且未央，春色已酣，交頸而息。及轉側而寺鍾聒耳，山僧已來送茶，呼曰：「餘相公作何好夢，日高猶不明眸也。」餘笑而起，晝猶念念不忘，其心益不在讀。及夕早寢，婦亦親狎，不再如昨之羞澀矣。蓋餘所問名者，為邑中某家女，耳食其有殊色，故信之。自此溫柔鄉深入，益慕睡鄉。朝冀暮，暮怯朝，恨不得中山酒為千日醉。久之，當晝而寐，婦亦刺繡其側，語笑甚歡，遂不復欲覺。未幾，某家以餘貧，且鏡台久而未下，竟別字。餘生之父母，亦無如何，餘亦為之悒悒，而夢則未絕也。第形神精魄，咸為所耗，漸以痿癯，遂終日昏昏皆夢矣。一日強起如市，見鬥者二人，一人被毆，幾殆，環如堵牆者，僅作壁上觀，竟無人能為之解。餘見不忍，前詰其由。毆者素識餘，忿忿言曰：「渠售婦與予為小妻，既而悔之，所欠者又悍不肯還，故毆之，以泄吾忿。」餘詢被毆者：「值幾何？」答曰：「因葬父無資，只貸渠青蚨五貫耳。婦不忍別，日涕泣惟願死，誰賴渠也？」餘躊躇自念，事關節孝，當思有以保全之。因計囊橐尚餘二金，暫貸於寺僧，可足其數，甘淡泊半月，亦無害耳。乃謂毆者曰：「汝欲金乎？欲人乎？」毆者稔餘為寒儒，諒不能豪，遂姑應之曰：「渠婦貌不揚，予亦不願成好事。但不得金，情實不甘。」餘笑曰：「若然，請從予去，償若金。」觀者皆踴躍曰：「餘相公為此義舉，陰德無量矣！」因極力慫恿。毆者白悔失言，而迫於眾議，亦帖耳相從。惟被毆者感激至流涕，誓以死報。相隨入寺，餘為僧言，僧亦重餘義，慨然相假，並出所有者傾囊付之。因焚其券，被毆者稽首流血。其紛既解，餘至夕就寢，竟無所夢，心疑焉。竊怪符不再靈，默祝美人，思以詢之。宵半果來，赧然謂余曰：「向昔所云，皆誑君也。妾一縊死鬼，何由司人間婚牘？緣知君祿命淺薄，不久亦入鬼道。妾欲結未死緣，以為泉下伴侶，特慮見疑，未敢冒昧，故假君家新婦，得以夢中為歡。近今相會者，實妾也。日者君以一時惻隱，保全孝子貞姬，土神上奏，福祿俱崇，壽且耄耋不止。妾不敢再為君祟，斂跡伏藏。今承召詢，顏面自陳。」言之不禁忸怩，因更太息曰：「欺罔之罪，固已無辭，燕婉之情，猶希垂念。妾將為君返去，珠以成雙璧，慎毋別覓鸞鳳也。」言訖再拜，竟披髮吐舌而去。生悚然，汗如雨下，神以頓爽，不再思睡矣。居無何，某家果挽人來曰：「向以一時狂瞽，幾背前盟。今願仍諧舊好，永無二心，其納之幸甚！」餘廉之，得其實。則女為鬼祟，時時引帛欲自縊，且狂呼曰：「此餘少卿妻也，誰敢奪之？」因而後所字者，索退原聘，不敢締姻，故復修好於餘。餘心知美人所為，以權詞白於父母，乃許之。期年畢婚，女貌亦亞於美人，餘特秘之而不言。又明年，餘果連擢魏科，成進士。仕至光祿寺少卿，壽至八秩。故至今裡人凡執柯者，咸易月下老人為燈下美人，以相謔雲。

外史氏曰：溫太真慕其姊妹，因嫁名於友，而自訂之，美人殆師其遺意歟？而以避為趨，以離為合，頗類策士所為，其狡亦甚矣！但恐餘生無回天之善，則新婦必抱不白之冤。使當日聞之，必將欲唾其面。

梁少梅

邑人梁少梅，年僅廿四五，美風姿，善談吐，有雅人韻致。一日中元，隨人往城外法覺寺觀施食。時主壇者為寂禪師，持戒清高，秉教虔謹，壇前恒有怪異，好事者咸樂觀焉。少梅與其侶二三人，薄暎出邑門，比及寺中，月已上矣。見小兒輩，或以綠荷籠燈，或以青篙燃炬，跳躍如鬼，不禁莞然。須臾，簫管嗷嘈，幢幡接引，眾僧擁法師登壇，說妙法，散天花，以成五蘭盛舉。看者如市，亦都無所見。少梅膽素巨，頓思人煙叢集，鬼何敢來？即來，亦莫能觀止。倘往僻地候之，則法之驗否當立辨。因而舍其同行，徑趨寺旁小徑，潛身以伺。立未久，俄有黑氣數十百監，其巨如斗，源源而來，皆從目前經過，隱隱若有聲，的是奇觀。少梅復登高以望，其氣至壇即滅，杳然無蹤。後有繼者，不知幾何。少梅立許時，宵露濕衣，漸不可耐，思回寺前覓其侶，謀所雜棲。忽聞笑語聲，如花陰群鳥，足遽止。及近覘之，則婦人十餘，靚妝淡服，貌均妖豔。有小鬟二，以籠燭導之行。最後一少艾，色尤姣好，獨持荷燈一盞，碎步而前。瞥見少梅，即以翠蓋招之，儼若熟識。少梅神魂顛倒，不克自持，遽尾之。婦人卒疾如風，盡其力始能及。迨至一處，峻宇雕牆，巍煥如神廟。婦人盡入，亦絕不顧少梅。少梅倦極，不能返，小憩於牆角。良久，有人自門內秉燭出，語曰：「適一風狂兒逐姊至此，胡不見？」因以火燭之。照見少梅，喜曰：「郎固在此，誰雲返也。請即隨予入。」少梅視之，果挑燈之鬟，乃欣然起立，與之偕。歷門數重，彷彿若有神象，亦不暇細瞻。繼入一小院落，其中花竹森秀，別有洞天。而所見之少艾，早在廡下站俟，見鬟即詢曰：「逐鼻郎得之乎？」答曰：「得之矣！」少艾即笑而逆之，偕入中庭。室內鋪陳華麗，目多未經。燈下睨少艾，年可十八九，姿態橫流，容光肆映，真麗人也。少梅心益悅，因致詞曰：「倉卒相遇，未遑趨避，不加呵叱為幸。乃復引入房闈，倍增慚悚。」少艾微笑答曰：「適見君子躑躅草露間，知必黑暗迷途，無所投止者。不揣荒僻冒昧，奉邀草榻一宵，少光蓬蓽，何反承癡謙若此？」少梅復遜謝。少艾延坐，且語鬟曰：「好事勿令人知，懼相囑也。」鬟亦笑而諾之。少艾又命治具對坐行酌，肴核羅列，珍錯多不知名。少梅正饑渴，得此甚慰，徐叩其姓氏，匿笑弗言，惟曰：「情好未篤，無敢遽陳，統俟諸異日。」少梅遂不敢問。歡飲既久，兩心蕩然，鬟啟曰：「良宵遲晤，雞且將鳴，請就寢。」二人乃握手起。及入臥室，衾褥華葦。少艾自解其衣，內外皆嶄然新制，惟著紅綃抹胸，與少梅就枕。撫其肌，豐若有餘，膩難著指。交合之際，媚態紛呈，少梅早置身魂夢中矣。遊仙一枕，漸入黑甜。及醒，聞嬌音群噪曰：「淫婢不差，偷與狂郎戲，吾輩可鳴鼓而攻之。」張目驚視，少艾猶在抱中，毫不羞澀，惟笑曰：「知情者固當連坐也。」眾嘩然曰：「婢子無賴，竟下水拖人耶？」言已鼓掌，少梅心始安。竊視婦人四五輩，皆客夕所見者。乃起著衣，婦人皆孜孜凝視其私，若歆羨然。少艾亦起，眾以手理其鬢曰：「發蓬蓬，狂已太甚！」少艾又笑曰：「卿等欲狂不能耳。」因引少梅遍拜之曰：「問我諸姑，遂及伯姊，媒約之言足當矣。」眾默然。已乃默然相

與偕坐，諧謔生春。有頃，均以酒多來為二人扶頭飲。少酣，中一衣綠綃者，年齒少長於眾，少艾呼之以姑，忽謂少艾曰：「若能與郎君言之乎？」答曰：「邂逅相逢，未敢輕泄。」姑笑曰：「郎君粗豪，當無慮。」乃語少梅曰：「一言頗駭聽聞。妾等非人，實狐也。渠為故明中丞毛一驚寵姬，年十九而夭。毛因民變獲罪，勿遽中遂葬於此。是地為聖姥行宮，妾等時來服役，見而憐之，授以煉形術，雖鬼而無異於人。今既得侍君子，願即攜歸，庶不至污觸聖境，妾等亦得以全其始終。郎君以為何如？」少梅初聞而驚，既亦弗懼，惟毅然應之曰：「敬如尊命。」眾乃相顧大笑曰：「個男兒膽故不細。」姑曰：「予固深知之，乃敢言也。」因為少艾賀，始得其姓名，則王氏，小字阿憐耳。眾又為之治奩具，彈指間，錦繡珠玉，紛沓俱集，外各封黃金一錠為賀儀，憐與少梅一一致謝。姑又曰：「晝不可復，恐招疑怪，盍俟昏夜。」乃群起而散去。憐因謂少梅曰：「非妾命君拜，則君危矣。」少梅詰其故，憐曰：「渠性皆蕩，昨夕特未睹君，故容妾捷足得之耳。今晨相值，不無垂涎，賴妾以禮縛之。姑又憐妾，成此義舉。不然與少樂樂，君可勝任，與眾樂樂，君將不堪矣！」少梅聞其言，不禁捧腹。又詢鬢之所在，答曰：「渠皆紳家少婢，叢葬此土，妾愛而撫之，收供十指，但堪侍於黃昏，不能晝現也。」因引少梅視其所居，卉木繁茂，不類窳窳間。憐告曰：「此皆若輩所為，妾無能致此。妾自與若輩游，飲食衣服，莫不仰給於彼。數日前，姑忽語妾，謂妾眉宇間有喜色，當有奇逢，不可仍著故衣，因為妾遍易新者。今之所御，皆姑賜也。若妾之死，乃在此後，既已臭腐不堪回顧已。」嗚咽細述，少梅深歎其奇。及暮，眾又來為設祖帳，前二小鬟皆至，惘惘有不忍別之狀。酒行數巡，姑拔鬢邊釵，擊案而歌曰：「有女婉婉矣，共我翱翔。今茲別去兮，予心憂傷。願汝倡隨兮，如鳳凰。何時重晤兮，在仙鄉。」音節甚古，且凄婉。憐乃再拜，答歌曰：「一杯棄兮，冥然何知？肉我白骨兮，匪彝所思。今夕別離兮，烏夜啼。深恩未酬兮，步遲遲。聊祝眉壽兮，與天齊。」眾亦歌曰：「女蘿附木兮，得所依。留君不住兮，心孔悲。子兮子兮無久違。」歌已，四座皆泣下。飲將達曙，姑曰：「邑門將啟，盍行乎。」乃取眾所贈遺，分置兩人袖中，殊不重累，始送之出門。憐與眾又把袂珍重。少梅視其地，果即近郭之碧霞祠，距城未裡許，因扶憐歸其家。少梅無父母，兼未授室，候門惟一老嫗，訝之，亦無敢問。憐與少梅究不自安，翌日竟徙於鄉，出金治產，家類素封。後每張筵召狐，絕不至。憐今出世十餘年，猶妍豔如昔，所親多有見之者。

外史氏曰：狐，有毛者也，而以毛之姬適人，似不恤其族矣！且毛初葬姬於此，原不意其有狐。狐竟喬作主張，不復問毛，姬亦擅誘少年，不暇畏毛。則毛之為毛，可知矣。少梅之膽巨於門，阿憐之面厚於革，非此二人，狐即多事，亦不得不為毛地。

#### 定州獄

直省定州，有村民婚於近村某家。民有孀母，素嬰疾病，并白惟藉婦操。婦年二九，頗風格，民更密於防閒。以故歸寧之期絕少，婦與其父母皆不滿。時屆秋成，其岳家村中演戲，侑神。適民母疾小愈，岳洩人言，欲迎女歸，母許之，婦遂盛妝而往。民固雅不欲，淹留未久，往促之歸。翁媪愛女，皆不聽。及社事將闌，民又往，為言母以勞疾作，理宜湊歸，絮絮不止。婦貪觀劇，甚不願，乃曰：「盡此一夕耳！姑即抱恙，暮夜亦無所事，請俟戲終，明晨旋返，良亦無所誤。」媪亦贊助，民不能強，遂悻悻自去。實亦新婚未久，燕爾情濃，非有惡念也。於路竊自憤曰：「賤骨朵不念枕席情，只圖歡笑，吾必辱之。」抵家飯已，乘夜悄然復往。稔知岳家有矮屋，鄰於演戲之所，婦與姑姊妹列坐於簷際以觀。遠望婦果在，指顧笑語，意甚歡，民益大恚。乃於人叢中委蛇行，潛身廊廡，昏暗中絕無知者。時雜劇正盛，金鼓齊鳴，滿場喧哄。婦凝睇已久，漸忘形骸，頰以一足垂下。民知其無備，仰而企之，竟褻其只履而歸，猶漠然弗知。夫遂懷之亟返，至家閉戶高臥，亦不與母言。計俟其晨歸，痛辱之以泄積忿。乃婦失履未久，頓覺足冷，捫之，則蓮瓣已脫，心疑猖狂者為，不勝愧悔。兼慮諸親咸集，聞必嗤笑，遂不俟戲完，亟下屋自覓尺帛縛束之，白於父母將歸。其父家翁媪皆驚訝，叩之弗言，留之不可，惟托足軟，命人控一蹇衛送之。蓋圖夜歸易履，免致播揚。及至，姑猶未寢，啟戶即訝曰：「若婿言若明日歸，何深夜而返？得毋令阿翁怪耶？」婦曰：「兒聞母又病，是以亟歸，不暇俟翌日也。」姑笑曰：「予病亦習慣，烏足慮。」婦俟姑寢，然後趨就己室。恐夫覺，不敢燃燈。及夫問以伊誰，始答曰：「予來家。」夫微哂曰：「予以汝從優人逝矣，竟歸耶？」知夫怒，無敢言。夫又曰：「大好戲文，詰朝聞將復演，汝何遽歸？」婦益默然。竊思俟夫寢，始可取履以更。乃夫又詢曰：「既歸何不以炬來？」婦甫對曰：「夜闌火燼，暗中固可寢也。」夫知其意，忽起曰：「待予為汝燃燭。」婦力止之，不聽。燭既燃，纖毫畢鑿，婦懼，亟匿其足。夫早見其無履，乃佯笑曰：「汝以足來，跡殊有異。」婦伸有履者，亦笑曰：「若孜孜凝視，豈有人跣而行耶？」夫注目良久，遽曳其右足曰：「是何獨無？」婦大慚，低鬟無語。夫謾罵曰：「不從我言，致出予丑，雖醜汝身，不足泄忿矣！」固詰其履，婦無以對。夫曰：「履在足上今不見，其事可知。予猶以汝為室耶？」喃喃登榻，怒罵不休，且言明日跡得之，決殺卻。遂復臥，意蓋愧作之而已，輾轉絮聒，不覺熟寐。婦惶恐無以自容，又慮為鄰里笑，竟縋帛於梁而自縊。及夫聞聲驚寤，起而撫之，體已冰矣，大怖且悔。復計婦夜歸，當無知者，若潛匿其屍，反誣其父，禍可免。因斷其縲，負之出戶，投諸鄰寺井中。寂然反室，思婦之情好，不禁悵惋。待旦而出，不及見母，竟往岳家逆婦。翁媪言已送歸，婿力白其無。前送女者，適以事他出，共疑之，具控於官。州牧胡公素聰察，亟拘送者至。鞠之不服，惟舉姑婦相語狀。公頗心疑，拘婦之姑，審訊之，所供與送者同。因以嚴刑擬其夫，始吐實。公命加以桎梏，押往覓屍。令善泚者出諸淵泉，則闖然一髻，無所謂朱顏綠鬢者。公與吏民皆大駭，審視之，額爛身殞，乃寺僧某也。蓋婦屍墜井，適掛於坎，未至沒水。縛少緩，竟以更生。忽覺冷砭肌骨，不可當，且暗如昏夜，仰視之，又見天光。竊意身履冥途，故其境如此。迨以手捫之，寒泉浸溢，始悟入井，乃號呼望救。適寺僧起五鼓時，桔槔灌園。聞井中有聲，疑失足誤墜者，俯詢之，則鄰婦某氏也。僧故識其夫，亟引修綆拯之。井深九仞，婦手膩力乏，多方竟不能上。正惶急間，俄一少年貿然來，亦鄰家學圃者。見僧鞠躬用力，乃笑曰：「大師何作此態？豈金繩中斷，以致淨瓶不出耶？」僧語以故。少年曰：「不仁哉！吾師也。寧有慈航普渡，而高居彼岸者乎？若素能澆井，予縱汝下，渠乃可上，何計不及此？」僧曰：「然，予亦熟籌若此，時值乏人，故作此拙態。」遂挽少年執纜，已乃縋繩而下。既得婦，解纜束其纖腰，號曰：「亟提之。」少年用力，婦果出。睨之，雖衣裾沾濡，貌頗婉麗，心大動，給之曰：「娘子以盒予我，請就高阜憩息，予出吾師。」婦解付少年。少年四望，有巨石，其大如缶，力掇之下諸井，適中僧顛，竟斃於水。少年慮其復活，再取他石連投之，寂然無聲。知其已死，始止而不投，突牽婦衣曰：「去之！此處不可以復留。」婦見僧斃，知非好相識，大懼欲走。少年脅之以力，不能脫，始勉從之。曲折裡許，至一土室中，少年語婦曰：「僧與予言，意頗不善，予故力救汝。今將送汝歸，但衣濕恐不可耐。予他之，任汝自便，俟燥而後行。予實無惡念。」言已趨出。婦信之，反感其德。亦覺衫褲盡水，不勝其寒。乃起堅扃其戶，裸而以手授之。正白身無備，少年早破窗突入，直據要津，婦遂無以自主。事已，少年謂婦曰：「汝欲歸乎？盍行乎？」婦答以欲歸。少年曰：「不可！僧以汝死，歸將涉訟，必誣汝同謀。況予送汝返，汝夫益疑，汝有三命耶？」婦果備其夫，乃詢曰：「將若何？」少年曰：「予籍新樂，在此為人傭，擬於明晨旋裡。汝能從予去，予無室，即以汝為妻，汝亦頗願否？」婦沉思，實無所歸，遂許諾。但曰：「一履又陷泥中，汝巧得之，乃可行。」少年領之，啟扉復出，仍下鑰焉。至暮以飲食來，婦從之乞履，答曰：「履在人趾，實無由得。」婦曰：「弗得實難行。」遂同寢處，益相歡好。明日少年又出，婦以履之事堅囑之，少年口諾而心以為難。傍午，聞僧屍已現，益用張皇，薄暝乃敢返室。獨行野田間，見有赤鉤兩隻，頗纖嫻，似合婦足，疑為他人所遺者。喜極，不暇顧慮，掇而疾趨。抵室，即以示婦，婦熟視，訝曰：「此予之故物，何由得入子手？」少年方言其故，忽有二役破扉入，以鏈繫之曰：「殺人賊果在此！」少年失色。詰罪由，乃知胡公檢僧屍，並得婦履，疑婦未死，且不能遠翔，與之偕者，必左近。孤男無敢向人乞此物，因命婦之夫遍搜笥中，取婦履，悉以付役。使役散置於幽徑，潛伏以待，遇有拾遺者，尾之去，則婦可得，婦得而僧死之本末自明矣。役如公教，果獲犯。語之以故，俯首伏罪。解之邑以抵僧命，村民亦以誣罔論徒，婦遂別嫁。以是案，公驟擢美任。人咸服其明斷。

外史氏曰：一履之微，遺禍至此，要皆數場實階之厲也。蓋婦不貪歡，則夫不至於竊履；夫不竊履，則婦亦不至於投縲。婦不投縲，則僧與少年皆可以無死。然非賢宰官得此一鉤，則僧以救溺而死，婦且背夫而遁，獄將不解矣。卒以履之故，破此疑團。古

人有繡履傳奇，猶不若此事之詭異。

### 住住

長安谷氏，巨族也。子弟多發武而不發文，以故馳駟馬，試長劍，不一其人，而搗三寸毛錐者，則寥寥無幾。一日，春雪初霽，會獵於城北山中，闔族畢往，少長咸集。較騎射，逐飛走，意氣發揚，甚自得也。天將薄暮，所得雉兔以百計。倦而思歸，遂皆返轡。有維藩者，年甫成童，亦嫻弓馬，諸兄均愛之，攜以俱往。至是人騎搶攘，乃獨相失在後。維藩素豪，亦無戒心，自跨小驪駒，牽一細犬，徐驅於平原枯草間。新月初生，寒煙四野，方覓故道前行，忽二小狐驚竄路左。維藩心甚喜，縱犬逐之，已亦策騎相隨。狐行絕駛，犬與馬皆不能及。未幾，黑暗中又亡其犬，狐亦不知其安往，不勝懊悔。乃緩轡徐馳，更不辨其何地。約行數里許，馬力亦疲，將借宿前行。倏見樹影參差，燈光明暗，遂疾驅就之。至則巨宅如王侯，重垣列屋，棟宇雲連。所見之熒熒，乃其牆角守夜者明炬，以防暴客耳。聞人聲，即叱問之。維藩下騎與言，答以迷途，願求棲止。眾以火燭之，笑曰：「個兒郎纖纖之年歲，深夜獨行，曾不畏虎狼耶？當為之白主翁。」遂止維藩於茅舍，一人奔而入。少頃復來，曰：「主翁已起延客矣！」維藩繫駒隨之往。行約數武，即見高門洞敞，紅燭煒煌，宅第頗深邃。灑者引謁，閨人凡三四輩，皆鮮衣花帽，狀類古之蒼頭，略加研詰，即導以入。歷門凡兩重，皆有守者，見之俱笑曰：「失路兒來乎？主翁固候若久矣！」維藩心頗訝之。入門而西，至院宇，精潔如客座。未及簷楹，主人早擎簾出，年約五旬餘，高冠盛服，從以數人。降階即言曰：「住住輩偶爾遊戲，君何相逼之甚？」既而笑曰：「幸是稚齡猶可恕。」維藩不解所謂，心更茫然，惟灼灼以目相視。主翁又笑曰：「童子何知？老夫反與有過矣！」因延以入室，其中圖書燦列，彝鼎雜陳，繁華不可名狀。主翁與之坐，微叩裡居，即起敬曰：「是吾鄉世家也。密邇桑梓，未遑謁謁，然仰慕久矣！」亟命呼住住來。使者往返數次，始聞瓔聲。有小女子年可十三四，顰眉妖臉，披髮慵妝，自簾外而入。瞥見維藩，神色頓異，一似慚怯不能前。主翁笑而語之曰：「是亦有夙緣，兒勿深相畏也。」女甫近翁側，低鬟擷袖，曼立無言。維藩偷睨之，態若流珠，神侔秋水，雖童年情亦不能自制。聞女小語白父曰：「狂暴相凌，心膽幾碎。何復引賊入室？」主翁怒之以目，徐曰：「小兒家竟不慎言乃爾！」女遂不敢言。主翁因指女，謂維藩曰：「家有三女，兩俱適人，此幼者與君年齒頗相若，竊願附為婚姻，不識能俯就否？」維藩見女，心實愛好，且罔知為狐，腴然起謝。女聞翁言，赧顏注目，亦似愜其素心。兩人之情已默相好合。少頃，主翁起曰：「郎君馳聘過勞，姑請小憩，明晨再當定議。」遂遮出。從人早先趨出戶，惟女行步微濡，以致獨後。將及簾際，維藩情不自持，乃戲牽其裾而留之。女回眸一顧，低笑曰：「茶糜刺未長，便解抓人裙帶耶？」因以纖手解脫之。肌膚微親，滑膩莫狀，維藩益覺勃然，即直前擁抱。女倉卒急欲出聲，翁早復入。維藩大慚，遽釋手。翁呵女曰：「不速行，又使老夫覓汝，妮子直恁蹇緩？」乃相與俱去。維藩既失所望，神亦頓疲。床頭設有衾枕，就榻上睡，至曉未覺。翁來呼之醒，少致慰問，旋出一碧玉環與之曰：「此即住住所御者，郎君持以為信。明春桃夭之吉，可來此親迎也。」言已，即遣之行，曰：「恐尊親繫念，宜速歸，早饗不及留矣。」遂送至門外，命還其馬，仍令人導之，示以周行而返。維藩就道，日中方抵邑門，家人已張皇尋覓，見始欣然。詰其止宿之所，具以實告。其從兄維垣，粗涉典墳，聞即駭然曰：「此狐也。幸而汝幼不加害，亦既足矣，猶望其他耶？」遂不再齒及，且為維藩議婚於豪家，以絕狐念。獨維藩係懷不置。鬱鬱至明春，族中將祭掃，維藩復得出郭，因私往謁翁。物色至其處，則芳草如煙，人跡且杳，絕無前之輪奐者。兼之鳩鳴鴉噪，樹木陰森，凜乎不可獨留。方將旋踵，忽見二美人淡妝豔服，交挽而行。及至維藩前，顧而問曰：「誰家黃口兒，何事躑躅於此？」維藩因告以情。一衣絳綺者即紅漲於面，曰：「汝果薄情郎乎？住住實予之妹，因汝家以異類相詆，阿翁甚恚，將遣之他適矣。奈何復來也？」一綠衣者亦怒曰：「阿翁自憤憤，輕以掌珠許匪人。玉環若在，可亟以付我。」維藩實佩於身，而堅不肯與。二女乃恨恨而去，維藩抱悶亦自歸。回蹤甫裡許，遇一貧老道人，貌清臞，有菜色，乞錢於道周。維藩憐之，遽傾腰囊中物，舉以相贈。道人謝訖，忽謂維藩曰：「吾視郎君之色，似重有憂者。正當英年，不應若此。」維藩苦衷正無可訴，乃為道人縷述之，道人笑曰：「此屬易事，但恐君家不能相容，或致麗人失所，貧道反為多事耳！」維藩堅以自矢，道人乃探袖中出三符曰：「以焚於郎君室中，某翁即自至。與之約，令送其女於歸。及期不至，再焚其符，必得如意。末以清水一盂，焚第三符，令尊闔吞之，即有真仙下降，不克拆爾鸞儷。但須撻節，始可綿長，勿令人歸咎於撮合山，則幸矣！」維藩敬謝，因拜道人為師，轉瞬即失所在，驚愕而返。及見諸兄，給以他故，亦秘而不告。歸至家，急不能待，獨坐己室，候至夜分，焚其符。有頃，聞風聲颯盧，俄而赫然震響，儼似巨物擲自簷端。出視之，一狐色甚蒼黑，縛束如奉祀之豕，目光若炬，帖耳乞憐。維藩知為翁，故叱曰：「若以女餌我，繼又背盟，今吾行法拘汝至，汝復何言？」狐委地求生，嗥叫似不能答。維藩笑曰：「今姑貸汝死，與汝三日期。倘送女來，姻好猶在，不然，予不任受若欺也。」遂釋其縛而縱之。狐搖尾自去，不復回顧。維藩知其未服，恃有符在。翌日語其家人曰：「三朝後新婦當來，可為予安排臥室。」時維藩已失怙恃，即依從兄維垣同居。兄又他出，惟嫂在，怪之曰：「雖經締盟，尚未納采，小郎言何無據也？」維藩不辯，惟指揮僕婢營其居。床帳幾席，務極富麗，家人皆以為狂。屆期狐果不至，維藩怒，又焚一符。是日清明，正當卓午。俄陰雲陡生，霹靂大作，院中雨如反盆。旋見一老翁攜弱女自空而下，衣縷絕無沾濡，徑入洞房，謂維藩曰：「君無香火情，只一味惡作劇。衣奩未備，是以稍遲，奈何即遣豐隆相召耶？」維藩正色曰：「翁反覆無信，不如是，則事必不諧。」翁慚而退，留女在室。目之，年已稍增，嬌豔似倍於昔。見維藩甚含慍色，自語曰：「強暴兒終非好相識。」維藩因溫語慰之，女曰：「君家自憎妾，非妾家棄君，何不留面皮至是？」維藩乃述其懷想之苦，女始驟然回嗔。語次，天已開霽，晴朗無片雲。婢媼紛集，瞥見新婦，咸以為畫圖中人，而莫測所自。維藩始隱約告嫂，嫂驚喜且憂，不得已而聽之。為治盥房，設花燭，始交拜成禮。女貌嬌美，嫂亦甚愛憐之。及夜定情，維藩雖弱於年，實偉於嫂，女不勝其慳納，太息曰：「無一不狂暴，宜吾輩皆懼見武夫。」維藩亦大笑。詰朝，焚道人符強女吞之。女自覺精神強固，亦心喜，以是相安，伉儷倍篤。午後有肩輿數乘，止於維藩家。及出輿，則翁媼及前二美人，皆華服徑入，與嫂講姻禮。見女執手涕泣，不忍別離。維藩始執婿禮參拜，翁終慚憤，不甚交談。贈女衣飾十數箱，富家無以過之。款留至暮而去。後月餘，維垣自外歸，聞此事，深以為患，勸弟遣之，維藩不聽。偵知某縣有異人，頗善勸勒之術，聘使驅之。其人至，即入女室，周回一視，語維垣曰：「毫無妖氛，殆仙也，吾術不能法之。」竟辭去。維垣弗信，復與諸弟維城等，故牽獵犬數頭，突入維藩之室。女坦然殊無懼色，惟笑曰：「伯伯亦甚無禮！」言已，下階趨迎。犬見女反皆辟易，如有所迫逐然。諸客無如之何，遂懷慚散去。逾年，女舉一男，無異於常兒，群議方息。嗣遇御前某真人以事過陝，維垣終以女為虞，復卑禮延至其家。真人結壇行法，女在室中亦甚惶懼，方與維藩訣別，忽維垣等見有金甲神人，屹立天半，持黃絹丈餘，披示真人。共視之，朱書五字，巨如斗，其文則「葛仙翁作伐」也，倏不見。真人即起謂眾曰：「吾師命也，不可以遣。」遂亦別去。初嫂與女善，屢諫維垣，因是益力爭之，族中始無異心。女連孕三子，而容色不衰。閱數年，維藩寄子於兄嫂，與女人室遂不出。眾辟其戶入，闕其無人。蓋皆從贈符者仙去矣！

外史氏曰：有此硬媒人，何慮好事不就？葛仙翁夫婦多強主人世婚姻，於此又見一斑。且維藩亦甚豪粗，既迫之於途，復窘之於室。南山隱隱，翁幾隕身；斗帳嚶嚶，女更受創；莽男兒絕不似溫存嬌婿矣！何更有助虐之師與煽惡之族哉？宜乎，女為之寒心，而以暴客目之也。

### 仙濤

仙濤者，廣陵貧家女。父杜某，素無賴，郡人咸不齒之。仙濤生而聰穎，及長，色更殊尤。維揚故以瘦馬馳名，養女之家自中人以下，鮮不居為奇貨。因而自揣薄命，懸知不免於畫屏，情實不甘，遂日夕禱天以祈早夭，厥志良可哀也。年十七，斧柯盈門，咸為豪家作伐，知必無望於整繫。聞其父已首肯，不勝悲怨，幾以白練自戕，而不忍舍其母。一夕，中夜獨起，躊躇於疏籬之下。秋魄微明，見一物烏毛白喙，目皎閃如灼金，狀似狸奴。仙濤素珍此畜，雖憤悶之餘，不禁破涕。迎而就之，且甚馴。乃貯之以皂，抱歸繡閣。時已夜闌，頓然思睡，遂不及解衣，竟就枕。方轉側如寐，覺前物暴長，其巨如牛。驚而欲號，己身忽不自由，飛

跨於其背。奮即咆哮作威，奔突出戶，蓋虎也。仙濤心膽俱碎，而又無如之何，因瞑目聽其所之。有頃，虎忽蹲伏不前。少蘇而展視，則非城非郭，半水半山，面溪有屋數椽，野花岸柳圍繞柴門。曾幾何時，而日已正午，仙濤恃有人家，嬌嘶以乞救。虎竟踴身置之地上，掉尾自去。仙濤自慶倖免饑吻，存息爾許時，見此家絕無人出，乃強起而入之。其中草堂三楹，頗幽潔，而鬆陰當檻，竹影橫窗，迥異人間俗境，疑為仙宅。無如升堂入室，不但無人，且無饗飧之具，心益大疑。有藤床，坐而偃息。驚定不覺苦饑，而前虎復來，以首枕藉其爪，臥於樹下。仙濤甫知其異，乃祝曰：「承若攜我來，雖脫火坑，將為餓殍，可若何？」虎似解其言，即出旋歸，背負鹿肉半肩，以遺之。仙濤笑曰：「此地無由舉火，我豈能茹毛飲血者哉？盛意殊不敢拜登。」虎又知其意，又去許久，銜蓮房數十枚，歸而委諸檻外。仙濤剖食，味絕甘，竟以果腹。自此與虎漸稔，不復畏忌。虎暮出朝歸，盡日不他適，若相伴然。且時覓佳果，以備糧糧，仙濤遂不絕口實。惟慮秋飈凜冽，莫具絮衣，而一榻宵眠，片氈罔有，將不啼饑而號寒。詎意外桃源，別有天地，不第草木長春，亦從無陰雨涼溼之虞。習之既久，遂以相安。繼而甚苦鬱悶，初猶誑怯，僅倚荆扉，積漸遠出，竟不時為騎虎之游。始知其地環山帶水，只餘一徑相通，廣袤約數百里。嵐光溪影，樹色花香，靡不絕佳，仙濤領略殆遍。且自辟穀以來，紅顏若有羽翼，身輕於葉，雖不諳吐納之術，已不啻地上遊仙。暇輒擾虎為戲，役之如奴，少忤即撻之十數，虎亦伏而不動。居約五六年，虎忽出而不復。仙濤既自能遐舉，亦不甚仰給於虎。惟遁跡已久，無由再覓衣襦，況乎出當秋初，尚衣單袷，既空山無以縫綴，布縷漸盡，遂無可衣。雖以深閨之麗質，竟不免裸以為飾，亦茫然不覺其苦。一日，忽動鄉思，念母綦甚，恃其不翼而飛，頓欲一歸省視。乃甫經涉想，虎即自來，且作人言語之曰：「子前生實施厚德，出予於陷阱，縱予於山林，得以享年至千歲之久，予故化身，脫子之厄，成子之志，將與子同證地仙。今乃塵念頓生，孝思不置，予不能更留子，請送子歸。然自茲富貴可期，蓬瀛則不可望矣。」仙濤聆其言，意頗少悔，究迫於鞠育之恩，絕不係戀。兼因地無居人，性同野鹿，忘身無寸縷，坦然馭虎以行。時已昏夜，恍惚在風雲中，不知幾千百里。比及天曙，已抵江都，則山川如舊，風境依然，不禁淒然淚下。而千行夾郭，萬雉籠煙，昔人所云「綠楊影裡是揚州」者，又舉目即見矣。仙濤方悲不自勝，虎忽大吼而躍。彈指之頃，早已隕越於下。晨光四照，身落郊垆，遙見行人紛如，不覺頓萌閨態，究以無衣自沮。幸有葦塘，藏嬌終日，至夜，甫敢飛出。將返其家，又不甚記憶，甦勉而行。約裡許，自謂已至，則非莫愁村中，實在辟疆園外。倉猝款扉，履聲幾幾，有人出應，仙濤猶謂其母。及拔關覲面，冠服翩翩，竟屬儒林吉士。銀蟾皎潔之下，仙濤遂無地自容，因亟飛遁，知若人已睹之也。聞伊人詫歎良久，唾為妖魅，復自入。仙濤既路迷鄉井，歸忘雲山，進退維谷之餘，不禁因悔生痛，涕泗滂沱。猛悟曰：「身為目染，歸亦安之？斯人殆我夫也。」頓思就之，而諒其疑怪，並恥於自獻其身。俄聞虎嘯聲，有布裹擲自空際。乘月啟視，則女衣一襲，袍褲咸具。乃大喜，遂益德虎。身已就衣，深宵亦不他往，藉草眠至旦，蹤跡至家。適父以賤業遠行，惟母在，失女而得女，把臂號泣，仙濤亦失聲。母言前失兒時，門戶盡扁，不知焉往，疑兒不肖小星，畢命荒野，不謂猶在也。因緬詢之，仙濤盡白其異。母殊不信，驗之，閨體宛然，乃釋厥疑。仙濤居家旬日，不復火食，日惟啖果數枚。兼慕白雲鄉，將出家為女冠。究以裸體之恥，白之母，使訪其人。則許姓名靖，青衫中之秀出者，因更注念不置。母知共意，聞許方顰，反倩冰以乾之。初時許未諾，循得佳夢，合以吉卜，皆謂娶婦得若人，當游玉堂金馬。而杜父不在家，杜母又不計聘資，許家甚貧，乃以金釵訂盟。仙濤慮父返或有扞格，使媒約慫恿之，匝月即涓吉成禮。比及杜父歸來，早無及矣。燕婉克遂，魚水倍歡。第仙濤之始末，惟母知之，他人皆莫之與聞，許益未由得知，絕不疑月下飛去者，即此床頭人也。仙濤慮以怪異見薄於夫，始日食一餐，究亦見意而已。惟弱體輕盈，輒潛以距躍為樂，恒至數十尋不止。數月之後，漸以不能飲饌，竟復其故。期年，許以鄉魁登桂榜。未及三載，又捷南宮。館閣數年，出為某郡太守。仙濤憶虎言果驗，繡像祀之，因並祀元壇神以掩其跡。

外史氏曰：虎知報德，無足奇也。惟以剛猛之質，而軟款溫柔，絕無粗莽，寅使君何遽能辦此？至仙濤以矢志之高，享洞天數年之樂，宜已！雖裸裎跨虎，頗失閨箴，而世外芋蘿不同人間帷闥，或不妨少越範圍。況念切春暉，即圖歸計，以世無不孝神仙也。杜陵雲：「絕代佳人，幽居空谷。」吾猶得以此況之。

陸廚

桐城張相國家有治庖之人，陸姓無名，呼之以廚而已。煎熬燻炙，滋味深諳，相國尤喜之。其家負郭，歲時始請假一歸。其妻少艾，獨處寂寥，而廚又嗜酒，歸即酣臥，以是脫輻為常，遂出之。然廚欲藉此出遊，秘不以告，府中人罕有知其蹀者。一日中秋節後，宴會少間，廚又給假。歸途中遇公之廝養某。兩人素莫逆，因戲之曰：「陸大哥今始歸視，阿嫂恐天上嬋娥，不能為汝重圓也。」時廚已微醺，乃笑曰：「曩昔或如子言，今則不然矣。」某愕然，亟詢其故。廚既失口，不能諱，遂具白其棄妻之由。某不信，又詰之，廚更正色以言，鑿鑿可據。某始笑曰：「兄亦太不情，奈何耽麴孽而捫驚鳳？」因拉之如肆，與共飲。蓋某從相國數年，薄有積蓄，思娶婦苦無佳者。向曾見廚之妻，心頗豔之，今聞其離異，欲浼廚為玉成，故假杯勺與之議。酒數巡，遂以言挑之曰：「阿嫂既被兄出，以渠姿容，早當再醮而去。兄已失計，縱欲複合，恐破鏡未易圓矣。」廚側首曰：「予固不屑於此，但前返敵村，風聞臭花奴以予為鑿，揀精擇肥，猶未嫁也。」某大喜，亟起酌曰：「果爾，則弟有所懇，兄其毋辭。」廚飲而叩之，則曰：「非弟敢為陳平，但兄聽棄者，人皆可取。況弟久無室家，兄必憐之，盍為予成此好事。」廚聞其言，有難色，良久乃曰：「婦既見逐，人盡可夫，弟娶之固無害於義。第予與若人，不等陌路，何能言？」某又相強，且曰：「弟居城市，鄉曲之人多未稔，若欲倩冰，非兄不可。否則，當泄兄事於主人，自茲不令兄歸。」廚微笑，終不許。某乃頓生狡計，誦之曰：「兄與嫂離，今已數月，亦思膠續乎？」廚曰：「然。予年正壯，詎能久隳？無如執役潭府，數旬甫一歸，此心不免疑慮。今欲得婦，必在城中，而邑居者又復我憎，可若何？」某心暗喜，遂言曰：「兄意若此，正不必圖其新。維彼舊者，固可耳。」廚不能解，詰其故。某囁嚅久之，始曰：「弟家實居府側，娶若人必置於此。雖是弟之新婚，實兄之舊偶，婦人水性，與之言當無不從。兄倘一時情動，不妨夜來，弟自義讓。兩雄一雌，永以為好，惟在兄之作合耳。」語已，廚大笑曰：「弟欺予哉？世固無此理，且弟亦非其人。」某又曰：「再婚之佳人，不等深閨之處子，弟又何所吝惜，而之以誑兄？」廚見其實然，遂竊計曰：「予所得者，僅足杖頭。況續一婦，非數十金不能，又無若故妻之美者。今果如此，是無婦而有婦也。渠自願頂綠巾，於予何尤？」計畫有頃，又陽為不可，必待某自誓方始允從，與之訂約而別。歸至家，即往謁婦之父，且措詞曰：「某不才，身為賤役，不能時常歸家，恐虛令愛青春，故以之返璧。而伉儷之情，則不忍忘也。竊慮令愛仍適匪人，不免甚為繫念。茲有邑中某者，家累千金，頗殷富，可托終身。翁倘垂盼，某願執伐。」言已又再拜。婦之父喜其委婉，姑頷之。廚退又浼人慫恿。明日某潛來訪廚，肥馬鮮衣，風姿俊逸。廚留之與飲，婦之父母私往窺覘，皆大喜。遂從廚言，慨許之，婦故陰有弗願也。某諷吉行聘，不日親迎。畢姻後，某之年既甚少於廚，又從相國無他職役，朝夕與婦聚處，婦亦安之。惟廚以宿約，數向某言求一晤婦。某難於峻拒，初猶借端支延，蓋不忍以既得之珠，復用以彈雀。廚不能平，每與儕輩言，詈某負心，聞者為之噴飯。某知之，乃大悲，指廚為誣己，廚益忿忿。閱數月，某從相國赴他處，夕未得歸。有人逾垣入，斃婦於室，面被刀傷十數，幾無完膚。某歸即報縣，驗之，四體裸然，且係成奸後死者。某以廚有夙恨，必其所為，遂言於相國。聞是事者咸證之，執以送官，毒加拷掠。廚即有前隙，不能復辯，竟成招，其實誣也。某自婦亡，不敢復處其室。適有山東某客，因事淹留，不勝旅邸之費，緣與某素識，假以所居。初未知有怪異也，及夕客寢，聞有人啼曰：「予面雖毀，亦宜細檢予身，奈何使淫人得志也？」言之數四，而不睹其形容，始疑廚為枉。翌日見某，為述所聞，某不聽。僚僕有與立者，聆之駭然，以白相國。相國曰：「事果有冤，當復驗。」乃致書於宰，宰亦疑廚不類，因與吏謀。召某與婦之父母，並出廚於獄，同至葬所。啟塚出屍，竟未腐，儼然如生。宰心異之，先令某諦觀，答曰：是。又令廚與婦之母視之，則皆雲非。宰詰焉，廚先對曰：「渠雖某之婦，其先實囚之妻。寢處數年，隱微無不知。其左乳有瘡疤，大如掌。私處有瘤，如指頂，今並無之。且膚色過白，亦不相似。」宰又以詰婦之母，所供僉同。宰大驚，姑掩其棺，逮眾俱返。至署，先以刑擬婦之父，訊以家所往來，猶有何人。其父本鄉愚，大懼吐實。則有遠親邢某，居某縣，來即寓於其家。自婦未嫁，已先歸，此外固無人也。宰知有因，乃係

眾於獄，關行鄰邑，不旬日而邢與婦皆拘到。出，眾識之，有泣者，有怒者，有失色者，遂皆目之為是。幸以嚴刑鞠邢，盡得其奸狀。始知婦自被出，不能靜處，遂與邢有私，訂為婚嫁。邢故婦弟之叔岳，親誼相懸，屢言之，婦之父母皆不許。甫得俯從，又責重聘，邢因過歸措辦，而廚之說行，竟背前約。及邢返，知其已嫁，乃大怒，不至婦家，且思以報復之。邢本無賴，素與穿窬善，因賂之，使為崑崙。竊婦已逃，而終慮其事之泄。邑中某婦，亦與之歡，其家故娼也。是夕，邢宿於某處，偷引婦至，即共醉彼婦，置於囊，荷之去。至婦室中，偷兒又共狎之。味爽，始引刀斷喉，恐其有不似，兼剝厥面，人因寂無知者。邢乘暗攜婦遠行，更置廿金於案，以賂彼婦之夫。其夫遂疑婦奔邢，未悉姓氏，莫能聲言，亦攜金他適。向微冤鬼自白，竟無人為之昭雪。不數日，拘偷兒至，與邢皆論抵，婦亦杖遣。廚與某，一以貪賂，一以誣告，皆杖之。通邑哄傳為笑。此相國未入閣，以內閣丁艱時事也，泊乎大拜，廚復從相國入京。其足微跛，亦受刑重之故云。

外史氏曰：庖人不治，祝史皆起而越俎，固已。若陸廚者，既不治庖，又思代庖，舍其田而欲芸人之田，貪鄙無知，宜乎有奇禍中之也。邢之計，直可瞞天，而究莫逃於鬼，怨抑何補哉？至某無恥喪心，反覆變詐，既許共有其寶，旋思獨匿其琛，是又小人之尤，而無足論也。

### 豔梅

滇南於伯玉，以三考起家，曆官丞簿，宦於浙中有年矣。晚歲弄瓦，尤鍾愛之。及長，貌姝麗且聰敏勝人。因生於紅梅開日，遂字之曰豔梅。延師課讀，內則既已成誦，將授毛詩。伯玉以女將可笄，不宜與諸男伍，思得女儒如大家，使卒其業，而難乎其一人。一日，有秀士款關請見，自言：「有姊知書，兼通諸藝，因貧老，子又不肖，欲售其才為餬口計。竊聞女公子另聘閨師，不揣冒昧，代為蹇修，未識能中所選否？」伯玉視其人，年僅而立，姿容秀逸，談吐風生，甚相欽重。秀士又出一卷曰：「此即媼之近作也。」伯玉覽之，詩文大雅，卓矣名流。益大悅，與之訂約而別。越兩日，又來為下關書，詢之，夫家茅姓，雲係巨室中落者。伯玉故未及詳核，屆期掃除別室，鋪設精潔，而杳不見至。心疑其罔，而又無從速之。已而，豔梅凝妝齎書，徑赴新塾。怪而問之，對曰：「父為兒別設青氈，已開絳帳，敬往執贄，又何詢焉？」伯玉大疑，心知有異，乃尾其後與之偕。甫及室外，異香瀰發，馥鬱氤氳，絕非人世所 者。足未逾檻，即聞老夫人聲逆而語曰：「東翁來乎？予恐重煩車從，故潛蹤自來，幸勿以枉道見笑。」伯玉大駭，驚顧之，闚其無人，知為鬼狐之類。亟曳豔梅使速返，不聽，徑入。致禮喁喁然，對面接談，似曾相識。又聞媼笑曰：「東翁不以予為衰朽，使備師席，似不宜見惑至此。」於是開卷，授關雎三章，音韻清越，訓詁詳明。豔梅遂受業自讀，伯玉亦不得已，入與寒暄而後坐語。詢以古今女史，歷歷如數家珍，不禁心折。雖未親瞻道貌，而聆厥聲音，則五十許人也。媼又謂伯玉曰：「予本塗山氏之裔，寄居貴治百有餘年。因與令閨愛有緣，是以猥屈若此，決非為人禍者，幸勿疑訝。」伯玉唯唯，而私心實以為憂，退而命具饌入。媼與豔梅欣然舉箸，雖未見其哺啜，而四簋空矣。家人私以詢豔梅，詰其見否，亦笑不肯言。伯玉將覓術士驅遣，豔梅聞而止之曰：「父所以特延明師者，俾兒學也。今既幸逢大匠，可以裁成，何更計及其他乎？且始以禮幣而終以兵戎，亦大非風雅之道。」伯玉素愛女，遂從其言。豔梅朝而受業，晝而講貫，夕而習復，不三月而即通一經。伯玉聞之喜，益豐其供帳，有加禮。媼感其意，又受豔梅以命卦諸書，語之曰：「兒命薄，多才反非厚福，習此可以相夫御窮。筆墨究非汝事也。」豔梅受教，精心學之，數旬而盡通其奧。媼忽辭去曰：「汝業有所就，當習女紅，以執婦道。予教無所施矣，今將他往，十稔後再晤汝於邯鄲道中，慎毋相憶。」豔梅不忍別，牽衣戀戀，粉淚縱橫。媼為勉留一夕，詰朝遂失其所在。蓋自媼下榻於此，衙眷侍從皆未之覩，獨豔梅見之。至是亦茫然無睹，知其已逝，悲不自勝。始為人言其狀貌，則少好如處女，唯髮鬢頰白而已。恒衣褐色衫練裙，寒暑不一更。暇則搦管為詩，若與人倡和者。吟成即有物攫去，其草渺不可得。然味其詞旨，或天狐而暫謫人世者。又言自幼至長，夢寐輒見之，故相習熟，無所猜忌，曩日之樂於執經，實由於此。今忽不見，能無悽慘？言之每泣數行下，家人皆勸慰之。豔梅自媼去後，始稍稍銜其術，奇中如神。伯玉欲為擇婿，辭曰：「父在此履任數年，政績卓異，當有升喬之喜。置兒於此異鄉，弱質保無有什離之歎耶？」時伯玉雖耄，猶以邑篆為望，聞女言欣然。詢之，則愀然不對。初亦不解其意，未幾，伯玉忽遇寒疾，竟以不起，遂卒於官舍，家人始服其先見。殮畢，將扶柩歸里，豔梅沮之曰：「父歿後始行厄運，恐有無妄之災，不可以驚我桑梓。」諸兄皆嗤其誕，竟啟行。舟至滇界，已有風信傳揚，朝命下，將藉其家。蓋當康熙初年，吳藩悖逆，伯玉之仲弟實在幕中，吳敗漏網，至是獲之。律以從叛，禍故延及於乃兄，伯玉若在，亦不免於死也。閩家聞此，不勝震驚，益兼程。比及故鄉，裝猶未卸，而靦騎已來，盡沒其家產，禁錮眷屬於宅中。州縣又慮有挪移，株連根洵，波及戚族。諸兄始悔其過歸之謬。幸中丞某公，稔知伯玉醇謹，特疏代為辨明。嗣聖恩寬大，不盡加誅，僅流其三子於邊，以示薄懲。而於氏遂家無立錐矣！豔梅之諸兄，欲奉母同往戍所，豔梅獨不欲，曰：「暮年風燭，何堪遠涉山川！且生子與女，同一罔極，妹雖閨閣，獨不能菽水奉親乎？」竟不聽其行。諸兄亦以母老不任風霜，遂攜眷自去。豔梅當藉沒時，私匿百金，至是置田供母。縣大夫又憐其茆獨，少助薪水之需，家以粗給。明年，豔梅已十九，裡中聞其賢，咸思聘之。母又繼於遠族得一子，頗稱克家，使承伯玉之嗣，固勸豔梅擇所夫。豔梅初猶不願，欲奉母終此餘年，以踐昔日之語，及有螟蛉之兄，出入扞格，乃首肯。然以年庚來者，一覽輒屏棄之，曰：「此曹非貧即歿者，烏足以當雀屏選哉！」最後得一人，豔梅曰：「可矣！」母兄素信其數，遂不及詳，竟字之。其人陸姓，名學洙，父本邑中豪士，已早亡，惟老母在，擁資鉅萬，富甲一鄉，人皆為豔梅欣慰。及嫁，琴瑟甚調，美食錦衣，婢媼環侍，即豔梅亦竊訝其師御窮之言，以為弗驗。居無何，其姑誕日，賀者盈閭，戚族之婦莫不來。陸母酬酢已畢，乃命新婦代為娛賓。豔梅稱觴至一壺，年頗高大，昏憤龍鍾，忽笑而謂之曰：「新娘子亦太匆忙！明日又阿嬌生辰，雖無賀客，中饋亦豈能無事？」語未已，座中多怒之以目，乃不復言。豔梅心疑，然亦未敢研詰。及夕入室，堅叩學洙。學洙以佳偶已諧，且因愛不能諱，微露其情。則媒氏以斧柯無成，徒勞跋涉，因竊與陸母計，重賂日者，擇古人全福之造，偽為贖鼎以往耳。豔梅大戚，亟索其真者。學洙出之櫃中，其實少豔梅三歲，而懸弧之斯，果在來朝，乃知媼言非謬。初猶冀其稍可，及就燭下推之，則視向之貧歿者，殆有甚焉。豔梅益泫然出涕，究亦無可如何。甫週歲，而學洙病矣。蓋學洙體貌雖偉，實係童年，燕爾既已，孔嘉新婚，又值豔梅花月之態，盡足銷魂，斧斤之伐，能無蝕骨？加以天資薄弱，血氣未堅，遂患瘵疾，臥床不起。初豔梅既知夫命，首慮其歿，諸事撙節，兼勸姑使之出外就傅。雖不見聽，家人皆稱道其賢。至是危篤，乃竊自恫曰：「非我死夫子，夫子實由我而疾，我則何心而忍於坐視？」因自制疏文，乘夜密禱於上帝。其略曰：「寧為餓殍，同填溝壑於他年，不願孀居，獨守閨房於此日。」情詞悱惻，約數十言。祝訖，遽引刃自剖其臂，羅袂盡殷，香饑零落，痛極，遂僕於地。迷惘中聞有人大呼曰：「上帝有命，已許汝易夭而貧矣！」聲巨若雷，驚悸而蘇，人尚寂無知者。扶創起立，入室視夫，病勢似覺少減。乃以肉和藥，煎而進之，翌日竟小愈。浹旬大安，彌月遂扶杖而起。豔梅既不自言，夫婿姑嫜亦罔知出於新婦之力也。學洙既痊，益更束書不讀，時或出外遊蕩，小試飲博之端。然賴其母約束甚嚴，尚不敢過於馳騁。又越二年，母已病卒，學洙乃肆無忌憚，日出與無賴者游，舉手以千金，纏頭有百貫。凡祖父之經營，萱親之積蓄，幹僕之生殖，藏鏹近千，朽索論萬，盡輸外府，而家室為之一空。浸及田宅，人盡寒心，獨閨中者漠不為意。所親咸咎豔梅，以為同床秦越，痛癢弗關，豈異日竟能獨富哉？豔梅聞而太息曰：「雖非世上金夫，倖免塚中枯骨，何勸為？」益聽其浪遊，且出奩具以供其揮霍。學洙以為賢，每向人津津樂道之，人以是亦薄豔梅。未及二稔，家無斗筲，夫婦遂徙居陋巷。桑戶棧樞，竹屋低矮，學洙始杜門不出。乃自落魄以來，一衣一食學洙皆仰給於婦。豔梅晝則補綴，夜則紡績，日夕為常，毫無慍色。學洙生於富厚，身無寸長，惟供炊火而已。默然內愧，仰屋咨嗟，豔梅反溫言慰藉之。聞者多美其安貧，而不意其知命也。如是三歲，滇忽大饑。當米珠薪桂之年，豔梅十指不足以贍二人，並日而營，浸以饑凍。適學洙之舅，以京秩出宰中州，聞甥家剝落，無以資生，欲助之。深虞其浪費，乃封舟車之資，馳書召之。學洙欣然欲往，謀與婦俱。豔梅始諫曰：「家散萬金，依人四海，妾固未見其可也。況官署如郵亭，舅既過客，我輩復往投之，倘一朝相左，當更有旅人之憂矣。」學洙久困思蘇，遂不納妻言，覓舟治任，強以偕往。豔梅亦頓憶茅媼之約，或能邂逅他鄉，隨亦從之。而長途近萬，跋涉維艱，比及汝蔡之間，月已三易。未入縣境，舅處已有倅來，則又升

任趙州牧矣。轉折而西，又將千里。豔梅素質荏弱，不耐馳驅，遂病於旅次，急未能前，舅之使者乃先返。夫婦耽延匝月，方始啟行，抵州治，衙署一新，吏役將出迎刺史。驚詢之，前任果其舅氏，下車未久，即遭揭參，以蒞縣多受暮金故也。舅解赴省，衙眷知有後災，避向部門舊居。蓋召甥之價未回，去趙之旌已遠而莫可追矣。學洙至此，氣絕心灰，始悔婦言之不用。既無所之，又不能返，資斧將盡，告助無門，不得已而謀諸婦曰：「悔不納子言，今已至此，進退維谷，去死無幾。然予亡子亦有不利也，盍籌其所以處之。」答曰：「君將奈之何？此地非如故鄉，可以手爪養此口腹者。其他，則妾何能為？」學洙曰：「不然。聞子有妙術，昔在家園，良難輕售。今日失路於茲，胡不為予一試？不癒於束手坐困乎？」豔梅頗有難色，學洙再四強之，乃許諾，亦緣其師有相夫之讖也。擇日設肆，出餘金賃屋治具，且懸一幔於門，以蔽春色。豔梅默坐其中，學洙往來傳送。就問者輒書片紙，批而答之，即欲聞柳外之鶯而不可得，矧其他哉！趙人初猶觀望，漸且云集，旬日而戶外之履滿矣。豔梅一一批斷，盡決所疑而去。由是喧傳，名噪遠近，幔中仙之譽傾動簪紳，蓋不止士庶已也。乃豔梅安於天命，晨起坐幔中，以十人為率，餘皆辭以翌日。又不多索命金，日惟青蚨百數，儀足饗飧，此外別無贏餘。學洙疑之曰：「以子之能，富可立致。非予敢存奢望，何不多取鎔銖，早還鄉里，而乃自為限量如此？」豔梅不欲言其意，因權詞以對曰：「命之理微，聖人且罕言之。以妾之神明，只足應此，多則不驗，不亦虛人來意耶？」學洙實貪於得，乃笑曰：「此子之飾說耳！術苟甚神，安在不多多益善哉？」益固強之。豔梅亦思自驗其命，乃增其數，且倍其值。次日占者塞門，悉為判決。自朝至於日昃，得錢近千，學洙乃大悅。詰旦，夫婦猶未起，暑雨滂沱。旁午，天始稍霽，來者甚稀。至暮，重陰凝閉，遂成淫霖，十餘日無少止息。溪流漲溢，市中水深數尺，人絕無乘槎問卜者。夫婦坐食其資，所得盡耗，又枵腹一朝夕，方始晴明。豔梅益信有定數，亟欲復其故轍。學洙不甘，仍強之，三日又獲資數緡，夫婦欣幸。至夜高枕而眠，有偷兒潛入室中，席卷所有，且並其衣物，盡攜而去。蓋緣陰雨，壞垣未及修整，故宵人得以肆其志，究亦造化使然也。學洙大慟，憤不欲生。豔梅含笑自若，徐曰：「君不知命，宜其不免於貧。妾遭媒妁之誤，至今猶深恫於心。誠以君之稟賦，非貧當歿，微妾禱於天帝，予今已少寡久矣！安得一寒徹骨，猶然倡隨至是乎？君無怨焉可耳！」因述其夢中天語，學洙益慟，以為所造如斯，愈無首止之望。豔梅又解之曰：「君知善可回天乎？彼蒼固任人轉圜者也。誠能力行陰鷲，天將別注祿籍。以妾之能，固可相君旋裡，且還爾素封矣。」語本寬其憂，乃學洙即聳然請教。豔梅沉思良久，忽憶一事，言曰：「妾從君來時，渡一溪，猝不能過，水深湍急也。其地距此裡許，別無橋樑。君尚立志，即於朝夕之暇，負土擔石往營之。妾再以所得者助君，鳩工架木，終歲之間，人即永免衣襦之患。利濟誠宏，善不在此乎？」學洙即慨然曰：「諾！」遂與豔梅謀，每日食餘啟肆，日晡便休，暇則前往營建。水浸脛骨，勞不知疲，嚴寒之龜手皴足，盛暑之兩笠煙蓑，舉所不恤。人有樂助者，反揖而去之。夫婦又自茲茹素，口食而外，悉以庀材。物集而後召匠，攻木攻石，斧鑿之聲盈於路。通計經始至此，凡閱十月而橋成。初是溪雖深，有時亦僅沒膝，而人恒不能涉，原其水性峻急，即盪盪之石，皆可激之使行。臚腳則足，立尚顛仆，遂無有創此議者。自學洙之盡日立於水次，狂瀾洶湧，究無損傷，人因以為神。徒楨已就，行旅歡然，因號之以幔仙橋，紀其靈也。學洙亦由是小康，遂有薄積。又越兩歲，致錢百緡，乃作旋歸之計。市二蹇衛，載妻以行。豔梅自至趙地，深自韜晦，從未以半面示人。至是返轡，人甫識荆，雖年屆三旬，而花貌儼然，舉驚為神仙，不敢仰視。夫婦遂就道，不再徘徊。乃行未三日程，學洙忽得暴疾，昏睡無知，撫之若冰，竟卒於旅舍。豔梅慟甚，自恨其生之不辰，百計維持，究無望於偕老。且居異鄉，隻身誰倚？遂哭之嘔血，絕而復生。旅邸主人又以其死之甚遽，不免干連，將首之於官而脫其累。正紛然聚訟，觀者如堵，忽一人排眾直入，以寸緡予豔梅曰：「前村一媪，聞娘子命理綦精，敬以此相洩。」眾聞而大恚，以為當此搶攘，何來是不急之務，將拳石交下，以泄其不平。豔梅揮之曰：「是必有異。」展視焉則其師茅媪之造也。因雪涕急詢曰：「媪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已與某偕來，渠行甚緩，是以在後耳！」豔梅乃趨出候之，曼立遠視，見一人從容步履，儀狀如昔媪，猶未至。豔梅遽伏地嬌啼，宛如失乳之嬰忽睹其母，嗚咽不可名狀。媪近前以手曳之曰：「兒勿悲。美玉泥沙亦其命也，宜先揀吾婿。」乃扶豔梅起，與之偕入視學洙。豔梅涕泗交頤，謂其已死。媪笑曰：「此特好姬緣，豈真長逝耶？」即索片紙，書數字焚之，學洙突然欠伸。有頃，蹶然起坐，若夢魘乍寤者。豔梅喜叩其由，答曰：「昨夕與子同夢，忽覺身體飄然獨行，旋至一洞天，朱戶丹楹，居甚赫奕。有主者年僅三十許，衣冠尊貴，儀從甚都。見予，降階迎迓。又聞堂上有呼卿之小字者，其音甚細，曰：『豔梅之婿至矣！』主者揖予坐，且謂曰：『君以一橋免千萬人之厲揭，厥功偉矣！適奉帝詔，以至寶賜君，君其拜受。』言訖縛一物至，週身蒼毫，狀若狸。口吐一珠，赤光四映，主者令予吞之，三咽而後下。臚腑如經炮烙，寸心火熾，刻不能安。歷許時而後稍可，則神明一時洞達已。主者命置酒為予賀，又出二女郎為予捧觴，雲是卿之姊妹行。曰：『見越水茅媪，當自知之。』盤桓竟日，忽有一人持札至。主者閱之，笑曰：『姊亦多慮乃爾！』因遣予歸。出門頓覺，孰知死生俄頃哉？」豔梅乃引之拜媪，媪謂學洙曰：「予即茅姓是也。向曾薦予於乃岳，今又十齡矣。」學洙頓悟。媪又曰：「渠亦太憊懶。使非予草數行，渠或奪豔梅之婚，妻汝以二女未可知也。」言次，旅邸主人與眾皆心安，始各散去。學洙設具款媪，聚飲甚歡。媪忽詰陸夫婦曰：「仙鄉樂乎？故鄉樂乎？」二人同聲俱以仙鄉對。媪乃探囊中，取出刀圭之藥，令豔梅服之，而少與學洙曰：「渠身故自有寶也。」更以餘藥飼二蹇，遂亦不煩芻秣。凌展同出逆旅，媪與豔梅疊跨其一，惟學洙另乘。媪叱之，冉冉上升，瞬息入雲中，形若紙鷲，倏不見。男婦聚觀何啻千百，行者居者咸下拜。因更裡名為「三仙」，與黃梁之鎮不朽矣！

外史氏曰：信哉，人之可以造命也。豔梅以一念欲殉其夫，而殤子轉為老彭矣！學洙以一事克從其婦，而餓骨不難羽化矣！二蹇並舉，何異雞犬同升？茅媪之事雖不經，然玉成終始，殊不愧為人師。獨薦西席者，幾奪東床，不免令人不滿耳！